

# 世界观冲突 - - 鲁益师与弗洛伊德： 两者的思想和对生命、痛苦、死亡观点的比较 (第一部分)

## When Worldviews Collide C.S. Lewis and Sigmund Freud: a comparison of their thoughts and viewpoints on life, pain and death (Part I)

作者：Armand Nicholi 博士

Armand Nicholi 博士在哈佛医学院学系已经服务超过二十年，  
他也在哈佛大学教授一门深受欢迎的课程，就是比较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和鲁益师 (C. S. Lewis) 的世界观。

译者：余创豪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心理学博士，专门于统计测量与研究方法，现  
任思科系统公司 (Cisco Systems) 心理测量师 (Psychometrician)，  
亦是亚大哲学系博士班研究生，专门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

[繁体 PDF 档下载](#) | [简体 PDF 档下载](#)  
[版权声明](#)

以下是根据 Nicholi 一篇演讲词改编而成的第一部分，是次教职员校友午餐例会的演讲，于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在 South Methodist University，由 Dallas Christian Leadership 主办。第二部分刊登在一九九八年三月号的 Real Issue，探讨 C. S. Lewis 世界观的转变和他最后怎样归信（译者按：作者针对这题目所写的书籍 The Question of God: C.S. Lewis and Sigmund Freud Debate God, Love, Sex,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于二零零二年由 Free Press 出版）。

Sigmund Freud 和 C. S. Lewis 的世界观，在今天我们的文化中间广为流传，他们呈现了关于我们是谁——身分认同、我们从何处来、我们生物性和文化性遗产、我们的命运等——的互相对立的诠释。

首先，让我们提出三个问题，来作为讨论的根基。谁是 Sigmund Freud？谁是 C. S. Lewis？还有，什么是世界观？

很少人能比得上 Sigmund Freud 和 C. S. Lewis，对我们文明的道德结构有如此重大影响，Freud 是发展出精神分析的维也纳医生，很多历史学家将他的发现与 Plank 和 Einstein 的发现并列，他的理论提供关于我们思想运作的崭新理解，他的思想涵盖了很多学科，包括医学、文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和法律，他的理论大大地影响了我们怎样在法律和文学批评中诠释人类行为，他的概念渗透着我们的用语，我们采用这些术语：压抑、情意结、投射、自恋狂、弗洛伊德式说溜嘴（Freudian slip）、同室操戈（sibling rivalry），而我们却不意会到它们的来源。

由于他的思想对我们的文化存着无可置疑的影响，学者称呼这个世纪（编者按：即二十世纪）为「佛洛伊德世纪」。为什么这样呢？基于现在我们所知道的，Freud 不断地受到批评、怀疑、诽谤，然而，他的照片仍然被剪贴在我们的杂志封面和报纸头条，例如【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最近的历史研究加强了环绕着 Freud 及其著作的争论之兴趣。作为知识遗产之一部分，Freud 强烈地推广一种世俗的、物质的、无神论的生活哲学。

远在 C. S. Lewis 于一九六三年逝世之前，他已经赢得了国际认可，他的学术和普及化书籍继续每年卖出几百万本，其影响力持续增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Lewis 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播音令他家传户晓，在英国广播公司里，其知名度仅次于邱吉尔，在随后几年，Lewis 的照片出现在【时代杂志】（Time Magazine）和其它具领导地位的杂志。

今天，有大量关于 Lewis 个人、传记、文学成就的书籍，还有大量在大学和社区大学的 C. S. Lewis 学会、C. S. Lewis 期刊和学报，亦有比较近期关于他的生平的舞台剧和电影，这些都表明了人们对这人及其著作的兴趣有增不减。当 Lewis 是牛津大学的年青教授时，他由一个世俗的无神论世界观，转变成一个属灵的世界观，这属灵世界观正是 Freud 所攻击的，但却是 Lewis 于转变之后在其许多著作中支持、阐释、描述的世界观。

Lewis 与 Freud 都拥有超凡的文学天份，一九三零年 Freud 赢得了哥德文学奖（Goethe prize for literature）；Lewis 在牛津大学教书，又是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主任，他的创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批评之一，他还写了很多广为流传的学术书籍和小说。

## 冲突的世界观

现在，我们进入世界观定义的问题，在一九三三年一个名叫【世界观的问题】（The Question of Weltanschauung，译者按：Weltanschauung 是德文）的讲座中，Freud 将世界观定义为「一个理性的架构，这架构基于一个凌驾于一切的假设，从这唯一的假设我们尝试有关我们生存的所有问题。」

无论我们是否为意，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个世界观；我们有一种生命哲学——我们尝试令自己的生存有意义，这生命哲学包含着我们对于基本问题的答案，那些问题关乎人生意义、在我们生命里某些阶段中所挣扎的问题、还有那些只有当我们在凌晨三点醒过来才会经常想到的问题，在其他我们独处的时

候，我们有收音机或者电视机，我们总有一些东西让我们逃避独自面对自己。**Pascal** 主张我们不快乐的唯一原因是我们无法独处一室，他宣称我们不喜欢面对自己生命的真相，人类处境基本上是不快乐的，故此我们做尽所有东西来转移视线，而不去思想生命。

**Freud** 和 **Lewis** 所引起的广泛关注和所带来的持续影响，主要不在于他们独特的文学风格，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他们回应了人人都会关注的问题；那些问题仍然与我们的生命和现代社会、道德危机非常息息相关。

他们从互相对立的观点讨论这些课题，包括「生存有没有意义和目的？」**Freud** 会说：「绝对没有！从我们的科学观点来看，我们甚至不能回答人生有没有意义这个问题。」但是，他会表示如果你观察人类行为，你会发现到：人生的主要目的看来就是寻找快乐——寻找快感，所以，**Freud** 想出：存在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快感原则」（pleasure principle）。

另一方面，**Lewis** 说，当我们能够在藉那些造我们的创造主明白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能找到意义和目的。我们的首要目的是跟造物主建立关系。

**Freud** 与 **Lewis** 也讨论道德和良知的来源，每天我们起床之后都会作出一连串决定来度过一天，通常那些决定是基于我们考虑什么是对：什么东西我们认为有价值、或者我们的道德法则，我们决定勤力读书而不抄袭其他人的主意，因为基于某种原因这是我们道德法则的一部分。现在，**Freud** 说我们的道德法则来自人类经验，就好像我们的交通法例，我们造出法典，因为法则对我们有利，在有些文化中，你在左线驾驶车辆，在别的文化中，你则在右线驾驶。

但是 **Lewis** 会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说众多文化间纵然存在差异，但有一种超越文化和时间的基本道德定律，这定律不是好像交通法例般由人所创造，而是好像数学真理一样被人发现。可见 **Freud** 和 **Lewis** 对于道德真理来源的理解完全不同。

**Lewis** 与 **Freud** 也谈及超越宇宙智慧者的存在；**Freud** 说「没有」，**Lewis** 说「有」。他们的观点引导他们去讨论在科学时代有关神迹的难题，**Freud** 宣称神迹跟我们通过经验性观察而学习的所有东西有所抵触，因为它们不会真实地发生。但是，**Lewis** 会问：「我们怎可以知道它们没有发生呢？因为如果有证据，你来用处理证据的哲学却决定了你怎样诠释那些事件。」所以，按照 **Lewis** 的观点，我们需要明白我们的哲学有没有排除奇迹和令我们解释证据时戴上有色眼镜。

**Freud** 和 **Lewis** 说了很多有关性的课题，**Freud** 认为所有爱——即使是友爱——都是一种「升华的性爱」（sublimated sexuality）；**Lewis** 说任何相信友情是基于性爱的人永不会真正地有朋友。

他们也讨论痛苦和受苦的难题，**Freud** 在很大程度上受这问题困扰，**Lewis** 写了几本精彩的书籍，对解释我们所有人都体验到的受苦问题相当有帮

助，【痛苦的奥秘】（The problem of pain）（Macmillan, 1994；译者按：中文版由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出版）是对于这课题十分理智的讨论，当 Lewis 的太太过身之后，他写了【卿卿如晤】（A Grief Observed）（Reprint, Harper, 1994；译者按：中文版由雅歌出版社出版），我大力推荐这本书，行内人说这是讨论悲痛过程最好的作品。

当然，Freud 和 Lewis 都有讨论 Freud 所说的「死亡的痛苦谜团」（The painful riddle of death），我将会在以后（编按：参第二部分）讨论这题目。

以上我所提及的每一个问题基本上都是哲学性的，值得一提的是，Freud 的哲学著作比起其科学作品对我们文化的世俗化更具影响力，我将会讨论其中两个主题。

## 关于神的问题

首先，关于超越宇宙之智慧者的存在，现代科学家称之为「关于神的问题」，Norman Ramsey 是哈佛大学粒子物理学教授，亦是一九八九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最近他对我说：即使在他的专业里面，科学家渐渐对有没有超越宇宙的智慧者这问题产生兴趣，他说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比较近期的关注，基本上这关注是由接受大爆炸论而挑起的。我回答：我不是很明白两者之关系，他说：「如果宇宙是没有开始的——它只是永远地存在，人们就不会关心它从何处来，但是，一旦人们接受宇宙有一个特定起始点这个观念，人们就需要思想在此之前发生了什么，所以，现在物理学家想及那些从前只有神学家和哲学家才思想的问题。」

当我们观察周遭的世界，我们会在以下两个基本假设选择其中一个：我们看宇宙是一场意外，我们在这行星上的存在只是偶然，或我们假设有一个超越宇宙的智慧者，他不但给予这宇宙设计和秩序，而且赋予生命意义和目的，我们怎样去度过人生、怎样去结束生命、我们感知什么、我们怎样去诠释感知的东西，这一切都在意识或潜意识层面里，受以上两个基本假设其中之一塑造和影响。

以此来考量，Freud 将所有人分开「信徒」和「非信徒」，「非信徒」包括所有视自己为犬儒学派者（cynics，译者按：这是西元前四世纪至西元六世纪在希腊和罗马一个哲学派系，他们强调简朴生活，对社会采取摒弃态度，但这里并不是指这派哲学家的后人，而是泛指所有愤世嫉俗者）、怀疑主义者、讥讽者、不可知论者、或者无神论者，「信徒」包含其余所有人，他们的信仰幅度很广阔，有纯粹在理智上赞成有一个超然者或者一些超自然的东西在外面的人，也有类似 Lewis、Augustine、Tolstoy、Pascal 的人，有生命转变的经历，随后信仰成为他们生命的基要动力和行事原则。

Freud 清楚地和强烈地反对有一个超然者这个说法，他描述自己的世界观为「世俗化」，他并且称之为「科学化」，他宣称除了「小心翼翼检查观察而得的资料——我们称之为研究」以外，就没有别知的知识来源，可告诉我们关于宇宙存在的知识，所以，他说没有知识能够由启示或者直觉而来，他说一个

「类似人但在每一方面都强于人、一个理想化超人的存有者」创造宇宙这个说法，「反映了原始人整体的无知」，他说没有有识之士会接受这种宗教世界观的谬论。

Freud 描述神的概念是纯粹一种孩童式梦想的投射，这梦想就是要一个全能父亲的保护，他说「宗教是控制感官世界的一个尝试，处身这世界中，我们因着生物性和心理性的反常影响，在内心中发展出一个一厢情愿的想象世界」。

他作出这个结论：宗教观点是「病态地荒谬和……幼稚，若部分人永远不能从中间超越过来，这事单是想一想，都会令人感到羞辱和尴尬。」，每当 Freud 的无神论信念有所动摇时，他会表示他一生都不会做一个信徒。这态度除了他在大学读书时，一直都没有改变，在大学时，他曾受过一位聪明过人且又是虔诚信徒的哲学家 Franz Bratano 影响。在他过身前一年，Freud 写信给 Charles Sanger 说：「我从来没有在我的私人生活和写作里面，隐瞒我是彻头彻尾没有信仰的人。」

但是，当我们小心地检验有关 Freud 的档案，我们就会发现 Freud 的无神论立场并不如他所宣告那般坚定不移，可以肯定的是，他经常自称是「一个离经叛道的犹太人」，还有，他毫无保留地拒绝宗教对宇宙的观点，特别是犹太基督教的观点，他的确使用自己所有知识力量，从每一个可能的角度去攻击这个观点，但是，为了某些原因，他的思绪仍然继续被这些课题占据着；他无法把它们置之不理。

在一自传式研究里，他说他自幼便对这些宗教和哲学的课题产生兴趣，我们看见有很多证据指出 Freud 的世界观令他很不自在。但是，信仰对他来说已是不用再考虑的，他也不觉得上帝是存在的。

Sigmund 的女儿 Anna Freud 在几年前过世，她对我解释明白她父亲的唯一途径：「不要阅读他的传记」，她告诉我要「读他的信」。在 Freud 的信件中遍布这类句子：「如果有一天我们在上面相遇」、「（我的）一个静悄悄的、秘密的祷告」，还有一些关于上帝的恩典的句子。

在 Freud 生命最后的三十年，他与瑞士神学家 Oskar Phister 持续地书信来往了几百次，这十分有趣，他最长的通讯的对象是这一位神学家，他赞扬 Phister，并且说：「你是上帝真正的仆人……你觉得有需要去为每一个你遇到的人做属灵善工，你对我也是这样做善工。」后来他说 Phister「能够引人归向神，是十分幸运的」。

这些是否客套说话？如果说这些话的人不是 Freud，没有宣称即使说溜嘴也有意思，这也许只是客套说话，但这是 Freud，那大概不是客套话。

## 痛苦和受难的问题

我已经研究了 Freud 的著作和他的信件很多年，我的结论是，最主要拦阻 Freud 接受有一位智慧者，是他在某程度上无法将一位全爱、全能的上帝，与我们所有人经历的苦难协调起来，在一封一九二八年写给 Phister 的信中，Freud 写道：「还有，最后请容让我在这一次说句没有礼貌的话，基于你对道德世界秩序的假设，你怎么可能把我们经历的所有东西，和我们对世界的期望协调起来？你错得很离谱！」还有，在一个一九三三年的讲座中他说：

「看来，并没有一个宇宙力量，以父母心肠掌管每一个人的幸福，和将所有事情带领到一个大团圆结局，相反，若人类的命运能达致和谐，那途径断不会是假设有一个宇宙的善意，也不会是一个有些矛盾的宇宙公义。地震、海啸、灾难不会区分有美德的人、虔诚的人、坏人、或不信的者，即使是一些不是从没有生命的自然界来的苦难，只是人与其他人的关系左右着人的命运，善恶到头终有报这定律仍不成立。通常暴虐者、狡猾者、无情者取得在世界上令人钦羡的好东西，虔诚的人两手空空而去，黑暗的、无情无义的权势决定着我们的命运，赏罚善恶的系统，亦即是宗教所描述的全宇宙之管治，看来并不存在。」

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有时会有这种感觉。

当然，看来 Freud 没有意识到在圣经世界观中，宇宙的管治暂时在仇敌手上，在 Anna Freud 过身之前，我问她关于她父亲在人类受苦难的问题上的困难，她表示出强烈的好奇心，有一次她对我说：「你怎样能够解释世界上的痛苦？是否有一位高高在上者说：『你有癌症，你有肺癆』，好像是分派厄运？」我说我不知道怎样回答这个问题，但我知道她也尊重 Oscar Phister。

我说好像 Phister 那些人会指出宇宙中存在着邪恶的力量，这会解释一部分苦难，Anna 看来对这说法非常有兴趣，之后在好几次讨论中我们重回这课题。

我们必须谨记 Freud 在他的生命中承受过很多痛苦，在情绪上他受苦，他是犹太人，却在强烈带着天主教有色眼镜的维也纳中长大；在肉体上他也受苦，在他生命里头有十六年时间，他为了上颚顽强的癌症而挣扎，当时手术程序并不是很发达，这为他带来很多肉体上的痛苦，所以，当我们尝试去明白他的感受时，我们需要考虑这些背景。

C. S. Lewis 的前半生，好像 Freud 一样，也是自称为一个「彻头彻尾的不信者」，Freud 在大学期间对无神论立场摇摆不定，但 Lewis 在牛津大学读书时已夸耀自己的无神论，他强烈地表达出犬儒学派精神，和他称之为「信徒」的人充满敌意，还有，他跟 Freud 一样，对生命大体上是抱着悲观主义的。

当 Lewis 三十三岁时，他已是牛津大学著名的教授，在他生命和思想中，经历了一场直透生命深处的激烈转变，他拒绝了唯物和无神的世界观，并且拥

抱对上帝——最终是对耶稣基督——的强烈信仰，这世界观的扭转展开了如流水般的学术和通俗写作，而这些著作已影响了数以百万计的人。

基督教线上中文资源中心(OCCR)版权所有©2005

OCCR 鸣谢 Leadership University 及文章原作者允许翻译并在网上发表本文。

读者可免费 download 本文作个人或小组阅读及研究，唯必须全文下载，包括本版权声明，并在引用时声明出处。引用方法及中文文章版权详情及来源可参

<http://occr.christiantimes.org.hk/introduction/citationandcopyrights.htm>。

本文网址 [http://occr.christiantimes.org.hk/art\\_0125.htm](http://occr.christiantimes.org.hk/art_0125.htm)

OCCR 网址 <http://occr.christiantimes.org.hk/>

[繁体 PDF 档下载](#) | [简体 PDF 档下载](#) | [英文原文](#)